

# 高山仰止 仪范永存

——深切怀念张钰哲先生

叶式辉

张钰哲老台长离开我们已经 16 年了。岁月的流逝没有冲淡我对他的敬仰和怀念。他的音容笑貌还常常浮现在我的脑海中。

张先生是我国近代天文学和奠基人之一。他领导紫台和中国天文学会将近半个世纪。他对我国天文事业的卓越贡献尽人皆知。现在,在纪念他的 100 周年诞辰之际,我想从自己的切身体会谈谈张先生的优良作风,崇高思想和人格魅力。

## 一位“全能的”科学家

我们的学校应当培养什么样的学生?社会主义建设需要哪些人才?这些都是人们经常议论的话题。答案早已有了,就是“又红又专”。但是究竟怎样才算是“又红又专”,这就不容易说清楚了。张先生是在旧中国成长起来的知识分子,早年读过四书五经,在清华留美预备学校毕业后赴美国留学。他接受的是封建主义和资本主义的教育,解放后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受到批判和冲击,这是不足为奇的。但是如果暂时不谈“红”,而只论“专”,我在张先生身上看到的是一位既博又专的科学家。

就科学研究来说,张先生的“本行”是天体力学,但是他对天体物理也有深刻的了解。在五、六十年代,我几次和他讨论太阳物理的问题,他对这个分支的深邃见解,令我颇感惊异。他是一位理论家,但他的实测和动手能力令人钦佩。我听说,在 1941 年临洮日全食观测时,他率领的观测队使用一架破旧的定天镜,它的涡轮有好些部分严重磨损。如果在全食时,涡轮正好转到一段磨损齿轮,观测就失败了。张先生胸有成竹,出了好主意。他事先让整个涡轮运转,逐一记录损坏部位,在全食开始前把定天镜调到涡轮的一段足够长的“安全区域”,问题就迎刃而解了。在 1954 年紫台 60 公分反光镜全面检修期间,

张先生亲自参加机修、调试、镀膜……,每件工作都干得很出色,甚至德国蔡司工厂的专业技术师翘起大姆指,夸他是“内行”!

张先生是一位科学家,同时也是文学家。他撰写的《天文学论丛》有许多好文章。例如“美洲天文台参观述忆”,用的是古色古香的骈文。我在青年时代拜读过,好几段优美的文字令人陶醉,其中有“异邦羁旅,裘葛六更,荒陬郊居,亦垂二载。问星移斗转,几阅人世沧桑,见银汉斜横,何日鹊桥飞渡。……”我念了许多遍,就背熟了。他不仅文章写得好,还会赋诗填词。《1981年云南日全食文集》在卷首刊登了他的一首七律,是这本书极好的序言:

张先生还是位艺术家。他精通书法和音律,会弹钢琴,还会刻石治印。记得在60年代初期一次迎新年的全台大会上,他展示用楷书、草书、篆字书写的自己的诗词,并逐一朗诵。他的字体有的秀丽,有的端庄,有的如龙飞蛇舞。好诗配好字,是一种美好的艺术享受,真令人叹为观止。

当然,并不能说张先生是“万能”。他自己也承认有一些不足之处,例如他对我说过:“我不会管人”。我对这句话的理解是:他不会靠清规戒律来约束部下,更不会板起面孔训人。但是他会针对青年人的缺点,用自己的亲身经历来劝导我们。拿我自己来说吧,张先生知道我的动手能力差,就不止一次对我说,“要懂得实践出真知”,“要养成观测的习惯”。中国儒家先哲所主张的“因材施教”,“诱诱善诱”,在张先生身上充分体现出来了。

## 一个“反动权威”的内心世界

“文化大革命”是中国历史上空前的一场浩劫。张先生作为我国天文界的“祖师爷”,当然是在劫难逃。他吃了多少苦,受了多少罪,已经难以说清了。我现在要叙述的是在一个特殊情况下,我了解到他的崇高思想境界。

记得在1969年下半年,紫台全体职工集中在南京师范大学进行“斗批改”。当时的“工宣队”为了摧毁张钰哲这个“顽固堡垒”,交给我一个任务,就是清查他多年来用英文收写的一大批信件的底稿。从中搜集他“里通外国”的罪证。于是有一段时间,我独坐在南师宿舍的一个房间里,一封封地阅读并摘译张先生给外国师友的信件。读着读着,我感到奇怪,感动,甚至是震惊了。一个“反动权威”竟有赤子般的爱国热忱和对共产党的深厚感情!

举几个例吧,1949年南京解放后不久他给恩师范比博的信中写道:“我从

内心里有许多赞美新政府(按:指人民政府)的话要说。他的官员(指干部)是廉洁的,勤劳的,和旧政府(指国民党政府)截然不同”。“你从外表分辨不出他们的士兵和将军”,“在他们身上我看到中国的未来和希望”。在另一封信里,他谈到解放后许多人都变了。“例如我的妻子,过去好喜爱打扮,热衷于参加舞会,现在她勤恳工作,要做一个人民教师”。

出于良知,我把这些“罪证”逐一翻译出来,并交给“工宣队”。当然,在那时的政治环境里,它们都被束之高阁,无人理睬。

和许多从旧社会来的知识分子一样,张先生对政治问题关心不够,在他的言论中很少有马列主义的词句,但他是爱国的、诚挚的、忠厚的、敬业的。我认为他堪称是一位红色的专家。

哲人已逝,仪范犹存。张先生永远离开我们了,但他的崇高品德和优良作风还留在我们的美好记忆中。我虽然是晚辈,也已步入暮年。我不断在想,应当怎样发挥余热,自强不息,争取象张先生那样,在我身后也留下一些值得人们追忆的嘉言懿行。